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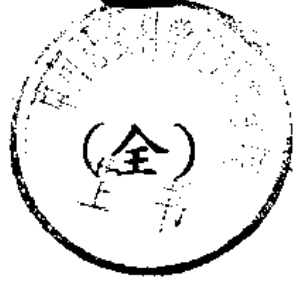
doc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方志叢書·第五十八號

據清·陳志誥等修吳大猷纂
民國十四年刊本 影印

廣東省

四會縣志



成文出版社印行

51/27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四會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魏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概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蹉跎，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願讀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其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考 續 新 傳 四 會

照 考 十 三 編

圖 說 查 編

著 完 何 署

丙申二月
本局開雕

光緒重修四會縣志序

志邑難於治邑吾友鄰小谷比部嘗言之矣其說曰治邑者民愚可論以理理悖可裁以法法窮可行以意而志邑者不然疆域經政人物皆有定無理可論無法可裁即曰說者正之闕者補之亦不能以意自爲也以是言之難乎易乎志創於前明永樂時中開屢經修纂書雖不存而察其序例簡陋實甚近所存者爲道光初邑令伍君重修相傳時修廣東通志徵事於邑督部儀徵阮公期迫檄嚴伍君以三閱月上其書舊事失於糾正新事疏於抉擇尤爲不滿人意然已爲舊本矣光緒十七年林下吳崧圃長論爲綏江書院都講進賢陳西岑太史來署邑蒙有倡修縣志之舉明年余蒞任樂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刻序

與商榷凡體例之未善者刪訂改正皆出吳君而正謬補脫余則與有力焉蓋舊本僅就通志採掇成書於古來史傳向未蒐及缺佚者多邑爲漢縣其得名也以四水所會則四水當求之漢志而舊本所載水道綏江及兩小水皆不在四水之內者也秩官有黃幾復而不知幾復名介有李樸而不知字先之者應作李朴宦績有趙必瑒云與父崇訥同科而不知爲崇訥皆其誤之大者余悉取山海經漢書地理志宋史列傳宗室世系表山谷文集宋詩紀事爲之更定以爲考古者之助不但正通志府志相承之訛且以正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之訛矣至於釐金之法始於軍興至今數十年與關稅鹽鐵諸政並重實爲將來國史食貨志中一大政亦

爲今日郡邑志中一創舉其在所必書明矣嘗牒釐務總局請下其事於縣而局員某謂釐金乃不得已之政宜諱不宜書寢牒不行今所載者僅其大略聊備史法而已吳君既長書院兼領志局日與諸生講貫經義暇則秉筆編葺晦明風雨無少閒而考古必確探今必詳不敢有一字之率逾數寒暑凡數易稿始爲定本以視數月蕪事者其用心爲何知也余時已移官龍門吳君以書屬序因自述其原委如此昔鄭比部以象州人爲象州志自謂但有刪除而無演說論者以爲足以媲美韓氏朝邑康氏武功陸氏靈壽諸志今吳君亦以邑人爲其邑志其毅然筆削亦有無媿於鄭氏之志者余得觀厥成有深幸焉光緒二十二年秋九月同知銜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刻序

調署龍門縣事本任四會縣知縣洪洞劉德恆謹識

光緒四會縣志職名

主修

同知銜翰林院庶吉士選授會同知縣署四會縣陳志詰 江西進賢人進士

同知銜肇慶府經歷代理四會縣事陳應泰 浙江紹興人監生

同知銜本任四會縣知縣調署龍門縣事調補東莞縣知縣劉德恆 山西洪洞人監生

同知銜粵海關庫大使署四會縣事唐盛松 廣西鬱林人舉人

監修

內閣中書銜四會縣教諭尤其深 湖南德化人

高要縣訓導兼理四會縣教諭王洪 湖南陽人

四會縣教諭鄧文虎 英德人

四會縣訓導李若金 吳川人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職名

倡修

花翎三品銜特用道前署廣西柳州府知府吳熾昌 中路相魁

花翎同知銜吳若珍 中路錄沙

花翎強勇巴圖魯梧州協副將江志 上路羅源

花翎同知銜龍耀輝 下路村美

總纂

前曲江縣教諭歷任國子監率性堂學正吳大猷 中路相魁

分纂

拔貢生就職教諭何其鈞 中路相魁

採訪

恩貢生候選教諭吳恢宗 中路錄沙

廩貢

生鄒國儀 上路下

員吳贊修 上路下

歲貢生候選訓導黃國楨 下路隆

附貢生六品銜分府候委教職區子璠 下路村美

收掌 街李溢泉 中路橋東

州校錄 同 員吳大韶 中路相

生 員吳泰瞻 中路相

增 員林儀笙 中路相

生 員吳文錦 中路相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職名

生 員梁鈺 中路沙

文 童蕭宗何 中路沙

文 童蕭宗漢 中路沙

生 員沈元輝 中路橋

附貢生候選訓導李棟棠 中路廟

生 員許桓邦 中路廟

生 員吳廷杰 下路上

光緒四會縣志凡例

一舊志編首恭載 上諭及 御製文統稱曰 典謨考
府志不載省志載稱 聖謨他志或稱 訓典今以 上
諭及 恩詔統稱 詔令而以 歷朝御製文統稱 聖
製分別恭載

一舊志所載 上諭十八道 御製文四篇亦有言宜從
府志例不必復載者然 歷朝上諭御製文集等書曾經
頒發到縣者兵燹後久已無存正可因閱志書欽承 聖
訓故更從省志南海志及近日新頒有關本邑者增入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凡例
一 御敬謹錄登至志內則無論三檯雙檯單檯字樣俱止空
上諭詔書九十四道 御製文八篇檯寫字樣悉照省志

一格以省篇秩

一輿地志先疆域道里廟鄉據現在也次沿革溯從前也
次山川附於地者也夫然後以圖著之氣候風俗因乎時
而繫於地物產則地之所生也故氣候風俗物產又次之
若雋彞亦縣地所有因並志焉

一建置志先城池次廨署有城池然後土可守次倉廩次
學校試院書院社學以養以教守土責也治民者必事神
故次以壇廟若津梁若墟市亦人所建置而受治於守土
者也故又次之新建善堂適落成所以濟教養之不及者
也因並志焉舊志兼列坊表寺觀於義未安從府志省志
例改入古蹟

一經政志所載舊志分三門曰賦役曰禮樂曰兵防今從
府志省志改正其賦役門之解支備支留支改徵統曰征
解稅課鹽課外增入釐金禮樂門之祈年統於秩祀若兵
防諸目竟可以兵防括之矣

一水利乃經政之大端尤今時之急務舊志入疆域府志
入輿圖省志附山川皆所未安今另為一志

一職官志改從府志省志例分班列表宦蹟即載表後以
梗檢閱不稱秩官不立名宦武功等目

一選舉志亦從府志省志例其子目增制舉一條進士舉
人貢生統曰科目易援例曰例仕易廕子曰廕襲餘仍舊
志但分別時代各自為表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凡例

一 人物志從府志而稍變其例蓋府志係從省志例以列
傳為主吾邑經咸豐朝紅匪髮逆之亂其士民婦女之死
難者將備載其名氏以表彰之不必皆有言行可傳也故
子目先忠義有表有傳次列女以貞孝節烈為一表傳則
有才德可述者並載焉次耆壽表次列傳始亦立孝行善
士藝術等名後見上海陸慶循嘉慶志修例謂分別品目
係國史體裁邑乘不當僭擬故第將舊志所載及采訪冊
所報按時代排纂咸豐以後無時代可據者則分鋪備紀
善善之意閱者自得之至仙佛必另標目而釋道從之末
載流寓一篇則以其雖非邑人而會居邑地也

一藝文志舊志臚列邑人之作並濫及他人投贈邑人之
作

作誤矣修志書非選文字也果文字有關於地方利病建置得失以及題詠名勝者止可分註各篇各條下其他作者雖有名篇俊句當於本人傳中及之今從府志省志例采訪邑人著述無論書傳不傳已刻未刻分經史子集備載書目舊志所收概從刪削

一古蹟志據舊志所載有增並將坊表寺觀纂入亦府志省志例也

一雜事志志災祥雖非人事之常亦見天時之變其餘前事軼事不便入正志而有以資掌故示勸懲者亦悉錄入俾邑人士無忘故老之所傳

一新志既修舊志必廢凡志皆然實則後人據前人底本重為補訂以求詳備非必遂勝之也故舊志於歷屆修志姓名序跋其可知者必備存然置之編首 典謨之前實未允協故改附編末讀者參考而互證之亦得失之林也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凡例

三

一縣志編列八景已成俗套故後之秉筆者每毅然去之吾邑八景亦有言不必存者然遠而都門則有燕山八景近而省會則有羊城八景伏讀 欽定日下舊聞考 圓明園則有四十景 避暑山莊則有三十六景 靜宜園則有二十八景 靜明園則有十六景又 圓明園內多稼軒亦有十景蓋標名舉勝 聖人不廢也既著於前何為泯於後哉但星移物換感類滄桑前之所稱有非復今之所有者固以移載古蹟為宜

一年號上之廟號年數下之干支府志或載或不載今悉備載以便閱者細注則否以省篇帙

一職官志之某縣人選舉志之任某縣某官不載省分史法也然閱者案頭不必皆有歷代地理志縉紳錄等書即有之亦煩查對故兼載以便閱者

一志中紀及各官大小必稱名即有諡亦兼稱名非僭也懼日久而名不彰反令閱者茫然也府志有單舉其姓者不必從

一人物志書字不書號亦史法也然自別號盛行即平日稔交亦不知其字某矣志中或書字或書號或兼書或不書皆以采訪冊為據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凡例

四

一斯志稱編而不稱卷者自漢以來變竹簡木板以紙寫書卷以藏之一卷不能盡乃有二卷以次標記揚子法言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必立之師前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韓昌黎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皆是也都穆聽雨紀談謂其後以卷舒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部帙不卷而摺已基於此至五代時鏤板印書更無煩於寫摺蓋卷之名存實亡久矣編也者前漢書儒林傳注謂所以聯次簡也今以一葉印板書當古之一簡而秩其次序以綫編之故不稱卷而稱編為得其實也又集韻部總也統也則以書幾編為一部亦其宜也若所謂一奎者北方高燥無發潮之患每書一部必裱布套以包

之尚亦沿其稱又有名無實之一端矣稱光緒者則元和郡縣志例也

以上各條署縣陳志詰西岑手創總纂吳大猷松圃參定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凡例

五

光緒四會縣志目錄

編首

序文 凡例 職名

詔令

聖製

編一

輿地志

疆域 暑度 廂鄉 沿革 山川 圖說 氣

候 風俗 物產 絳蟹 客民

編二

建置志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

六

城池 廨署 倉廩 學校 試院 書院 義學家

社學 鄉約 壇廟 文閣 津梁 石路 水步 墟市 善堂 義莊

家附

編三

經政志

班朝 蒞官 田賦 戶丁 征解 積儲 稅課 鹽

法 釐金 秩祀 造士 訓俗 兵防 郵遞

船政

編四

水利志

圍基 阮洞 涵溪 陂壩

編五

職官志

文職 武職 宦蹟

編六

選舉志

制舉 薦辟 科目 例仕 藩戚 封贈 廕襲

編七

人物志

忠義 列女 耆壽 列傳 仙佛道釋附 流寓

編八

藝文志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目錄

七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編九

古蹟志

輿地 建置 坊表 冢墓 寺觀 文塔 八景

編十

雜事志

災祥 前事 軼事 積志

編末

前志序跋 後序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

詔令一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己丑奉

上諭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

戶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道府州縣有司凡各處逃亡

人民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心樂業

查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准

為業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畝數撫按勘實奏

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以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簽

派差役如縱容衙官衙役鄉約甲長借端科害州縣印官無

所辭罪務使逃民復業田地開墾漸多各州縣以招民設法

勸耕之多寡為優劣道府以善處責成催督之勤惰為殿最

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載入考成該部院速頒速行欽此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 詔令

順治十二年乙未奉

上諭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諸一心心正則為忠為直眾美集

焉不正則為奸為慝羣惡歸焉是故心者萬事之本美惡之

所由出也顧事有殊途心惟一致一於國則忘其家一於君

則忘其身如此者不特名顯身榮邦家亦永賴之矣若夫奸

邪之流樹黨營私怙權亂政卒至身名俱喪為國厲階蓋緣

居恆無正心之功一當勢利遂昏迷奮亂肆肆驕矜上昧王

章下乖臣誼或作威而聯羽翼或比匪而效奔趨如譚秦石

漢以累世舊臣久叨恩遇不思圖報逞臆橫行跋扈自恣目

無綱紀陳名夏則一介豎儒驟蒙顯拔倚任深重賜賚優隆

而乃肯德植交茂法罔上此皆自作罪孽以致隕厥身家朕

歷稽往古宵人誤國代有之觀諸近事復爛鑒昭然足為

永戒恐後之為臣者或仍蹈覆轍負主恩而淪素志至於身

罹刑憲悔悼無由故推原情狀而論列之錄成一編以為人

臣儆心之訓云欽此

順治十二年乙未

上諭禮部朕維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自明

未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

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爾部即傳諭直省學臣訓督士子凡

理學道德經濟典故諸書務要研求淹貫博古通今明體則

為真儒達用則為良吏果有此等實學朕必不次簡拔重加

任用又念先賢之訓仕優則學仍傳諭內外大小各官政事

之暇亦須留心學問俾德業日修識見益廣佐朕右文之治

特諭欽此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二月奉

詔曰朕纘承丕緒統御寰區仰惟

天地眷佑之庥

祖宗付託之重

聖祖母太皇太后慈訓之殷蚤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兵革寢

息海寓又安不意逆賊吳三桂負國深恩倡為變亂陰結奸

黨同惡相援抗違詔令竊據疆土滇黔閩浙楚蜀關隴兩粵

豫章之開所在騷肆逞瘟疫三桂借稱偽號逆從滋負罪尤甚朕恭行天討分命六師勦撫並施德威互濟或繫頭於闕下或駢戮於師中擒捕誅鋤以次收服乃三桂既膺神殛逆孫世璠猶復鴟張據六詔之一隅延殘喘以拒命朕惟賊患一日不除則民生一日不靖策厲將士屢趣師期於是虎旅協心進逼城下賊眾計窮勢蹙通款軍門約日獻城兇渠授首師克之日市肆不擾邊境安如捷書既至上慰

廟 郊

社稷之靈下扞中外臣民之憤神人胥悅遐邇騰歡念自變亂以來軍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堅執銳卒歲靡寧行齋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於鋒刃供億之衆復困於徵輸朕閱恤民艱不忍輒加額賦開施權宜之令用濟征繕之需意在除殘事非獲已而身處宮寢之內塵懷閭閻之依中夜屢興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三

肝食不暇怒焉思治八載於茲今羣逆削平疆圉底定悉窮歷年之蠹賊永消異日之隱憂用是蕩滌煩苛惟新庶政大沛寬和之澤冀臻熙皞之風欽此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

上諭戶部朕恭膺

天眷祇承

列祖鴻庥統御萬方子育兆庶塵懷至治宵旰靡盬幸際海宇

同風邊隅向化遐邇中外帖然衽席之安是皆仰荷

天地

祖宗福佑之所致也方朕八齡踐阼之初

太皇太后問朕何欲朕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倦倦此心未嘗一日少釋每思民爲邦本勤恤爲先政在養民蠲租爲急數十年以來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者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者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報通共會計已逾萬萬朕一無所顧惜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於百姓將安施乎朕每歲供御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釐外無師旅饑餽之煩內無工役興作之費因以歷年節省之儲蓄爲額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四

歲渙解之恩當朕之蠲免履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比來省方時邁已歷七省南北人民風俗及日用生計靡不周知而生民所以未盡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戶口日繁地不加增產不加益食用不給理有必然朕洞燭此隱時深軫念爰不靳敷仁用甦民力明年爲康熙五十年思再沛大恩以及吾民原欲將天下錢糧一概蠲免因衆大臣集議恐各處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騷擾益致煩苦細加籌畫悉以奏聞故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內通免一周俾遠近均霑德澤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各巡撫及府尹所屬除清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託稱民欠則負國甚矣即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夫地方大吏以及監司守令皆與吾民誼切休戚者也誠克體朕孜孜保赤之懷實心愛養力杜侵牟賸削則閭閻咸得衣食滋殖無有失所而為官吏者亦身名俱泰豈非昇平樂利之盛事歟爾部移文各督撫諭旨到日即刊刻頒布備示窮簷令咸知悉欽此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奉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上諭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甚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庸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蒞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續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為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二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賸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與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己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節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六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賤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官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為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欽此

雍正元年癸卯

上諭禮部致治之要首在風化移風易俗莫先於鼓勵良善使人人知彝倫天則之為重忠孝廉節之宜敦古帝王勞來匡

直所以納民於軌物者舍是無由也朝廷每過覃恩詔款內必有旌表孝義貞節之條實係鉅典邇來直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並未廣諮遠訪祇將有力之家囑託賂遺者浸憑郡縣監司之申詳卽爲題請建坊而山村僻壤窮氓耕織之人或菽水養親天性篤孝或拍舟矢志之死靡他鄉鄰嗟嘆爲可欽而姓氏不傳於城邑幽光湮鬱潛德消沈者何可勝數爾部印著傳諭督撫學政諸臣嗣後務期各屬搜羅虛公核詢確據本人鄉評實蹟題奏旌獎勿以匹夫匹婦而輕爲沮抑勿以富豪巨族而濫爲表揚以副朕成俗化民實心彰善至意特諭欽此

雍正元年癸卯奉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 詔令

七

上諭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增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吏胥亦不得阻撓至墾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合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特諭欽此

雍正二年甲辰奉

上諭人臣膺命劾職果能實心愛民清白自矢則官去民思甘棠留詠有愈久而不能忘者從古有之若今之生祠書院不知始自何人自督撫提鎮以及監司守令所在多有究其實不過官員在任之時或係下屬獻媚逢迎或地方紳衿有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派費占地興工甚至園囿亭臺窮極華麗勞民傷財一無顧惜及其後或爲宴會遊玩之場或本官竟據爲產業考其年月則官員去任之後百姓追思而特爲興造者甚少此事向曾禁止而踵弊如故當再爲嚴飭嗣後如有仍造生祠書院者或經告發或被糾參卽將本官及爲首之人嚴加議處其現在之生祠書院如果係名宦去任之後民間追思蓋造者准其存留其餘俱著地方官查明一概改爲別用或爲義學延師授徒以廣文教如此則以無用爲有用以惜民財力杜絕虛浮於地方風俗大有裨益特諭欽此

雍正二年甲辰奉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 詔令

八

上諭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廵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溢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

相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為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為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榛栲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含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為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養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愷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不可也欽此

雍正二年甲辰奉

上諭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為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民便自為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倉社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無憂朕心深為嘉悅但因地利宜須從民便是在有司善為倡導於前留心照應於後使地方有倉社之益而無社倉之擾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又民間輸納錢糧用自封投櫃法亦屬便民之道但偶有短少之處令其

添補每致多索其數浮於所少之外理應將原銀發還仍於原封內照數補足交納庶可免多索之弊此雖細事督撫大吏亦不可不留心體察嚴飭有司以除民累特諭欽此

雍正二年甲辰

上諭沿海居民人等朕思天地之間惟此五行之理人得之而生全物得之以長養而主宰五行者不外夫陰陽陰陽者即鬼神之謂也孔子言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道豈神道設教哉蓋以鬼神之事即天地之理故不可以偶忽也凡小而邱陵大而川岳莫不有鬼神主之故當敬信而尊事况海為四瀆之歸宿乎使以為不足敬則堯舜之君何以柴望秩于山川文武之君何以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今愚民昧於此理往往淫祀而不信明神傲慢褻瀆致干天譴夫善人多而不善人少則天降之福即稍有不善者亦蒙其庇不善人多而善人少則天降之罰雖善者亦被其殃近者江南報上海崇明諸處海水泛濫浙江又報海鹽海鹽平湖會稽等處海水衝決隄防致傷田禾朕痛切民隱憂心孔殷水患雖關乎數或亦由近海居民平日享安瀾之福絕不念神明庇護之力傲慢褻瀆者有之夫敬神固理所當然而趨福避禍之道即在平此能敬則謂之順天不敬則謂之褻天褻天之人固可望綏寧之福乎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渝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朕固當朝乾夕惕不遑寧處以敬承天意亦願爾百姓共懷此言內盡其心外盡其禮敬神如神在實以至誠昭事

而不徒尚乎虛文人意卽神意一念之感格自足以致休祥豈獨一家一鄉之被其澤哉爾百姓果能人人心存敬畏必獲永慶安瀾著該督撫將此諭旨令該地方官家喻戶曉俾沿海居民一體知悉特諭欽此

雍正三年乙巳奉

上諭治莫尚於風化而節行實爲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卽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爲務恩詔中勅令旌表節義使苦寒守節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諭旨至再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俾深山窮谷之中側微幽隱無一不大顯於斯世也但每見直省舉報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絕少夫海內營伍中其失志勵操艱苦備嘗以完節行者斷不乏人而向來罕聞舉報豈以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而教官生員與兵丁聲氣渺不相同無由真知灼見故舉報寥寥耶朕於兵民一視同仁而兵之與民其秉彝好德之心濯磨激勸之道又未嘗有二營伍中節烈或竟湮沒不彰朕甚憫焉夫儒生與戎伍既恐聲氣不接而風化之原要未有不起於學校者必如何而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舉向來湮鬱未著之幽芳並邀國家旌揚之盛典著九卿等詳議具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意特諭欽此

雍正三年乙巳奉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爲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營久遠不爲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爲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蓄藏官倉亦多虧缺卽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

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民必致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等倉原爲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致缺額罪何可道茲據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收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奏不勝慰悅又重爲吾民計及長久宜及此時講求儲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徧行曉諭務須樽節愛惜各留餘預爲他時緩急之需社會之法亦宜乘此豐年努力爲之勿但視爲虛文故事朕爲吾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乘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欽此

雍正四年丙午奉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遵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爲鄉人法則

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卽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在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子雖不乏閉門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檢論調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濶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走尚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而並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開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卽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子者無所不周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諭令

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迹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源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而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學之臣慎重學臣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使持公秉正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卽加薦拔溺職者卽行參革爲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

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且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以生其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特諭欽此

雍正四年丙午奉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賞給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在此數之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諭令

至於如此皆由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耄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卽或有一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之人蓋一念修省卽荷上天之福佑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亦田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

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觀太平之盛事當欣欣鼓舞謹身修德以迓天庥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閒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之氣為國家循樸善良之民則天地佑善錫福長享遐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地利務本業以戒遊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日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靡費以耗有用之財毋但顧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已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尚多方撙節愛養以為加惠元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誨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室家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為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邑鄉村咸使聞知特諭欽此

雍正四年丙午奉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准乎道理之至當寬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蓋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自承大統四年於茲凡政教號令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宏遠

諭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即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內外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長治久安之盛是朕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實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既久新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六

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為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眾利皆興諸弊盡除等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理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為之賑饑平糶蠲賦緣徵此朝廷軫恤之恆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則賜之孤獨應恤以錢糧則恤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有之天良助以耕桑因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利乎至於盜賊姦宄法所應誅貪官汙吏法所應黜豪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姦黜貪汙吏豪劣為除弊可乎情罪

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可謂除弊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爲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爲耜耨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卽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卽爲啟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皇考六十餘年有豐功偉烈布在方冊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屆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須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爲此曉諭知之欽此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七

雍正五年丁未奉

上諭閩廣兩省督撫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總督高其倬亦曾具奏巡撫楊文乾則云廣東所產之米卽年歲豐收亦僅足供半年之食朕思本省之米不足供本省之食在歉歲則有之若云每歲如此卽豐收亦然恐無此理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力或耕耘怠惰未用人功或奸民希圖重價私賣海洋三者均未可定昨曾面諭九卿今廣西巡撫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於廣西之米在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射重利將土地多種龍眼甘蔗烟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廣西地瘠人稀豈能以所產供鄰省多令販運等語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足有由來

矣令二省督撫等悉心勸導俾人人知食乃民天各務本業盡力南畝不得貪利而廢農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穡之艱至於園圃果木之類當俟有餘地餘力而後爲之豈可圖目前一時之利益而不籌畫於養命之源以致緩急無所倚賴而待濟於鄰省哉假若鄰省或亦歉收則又將何如哉該督撫等務須詳切曉諭善爲化導俾愚民豁然醒悟踴躍趨事則地方不致虛耗而米穀不致匱乏矣特諭欽此

雍正五年丁未奉

上諭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藉田而耕藉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都耆庶皆驚訝以爲奇朕之宣示於衆者並非誇誇張張以爲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影響而朕敬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六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內外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爲天地之寶實生民之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爲先務仰觀天時俯察地理辨土性而課人功資雨暘而防旱潦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遑所以爲萬民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瞻仰日觀者四十餘年今繼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虔祀
先農躬耕帝藉仰蒙

上天眷祐疊賜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丕爽是以持頌諭旨令各省守土官共舉耕耨之禮爲萬方百姓祈晴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奏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秋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潦者略有浸注亦不爲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

朕感

上天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耕

精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戒虔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室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當懷

帝鑒之匪遙勿視耕耨爲故事永矢敬恪以迓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詔令

天和天下臣民受賜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欽此

雍正五年丁未奉

上諭從來爲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賢材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効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卽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盡朕心力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科目諸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冀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材爰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所舉人數不多又多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員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之士乎

著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之貢生員內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秋末冬初申報該上司奏聞請旨其或僻遠中學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資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爲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倘敢有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加倍治罪八旗之滿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道曉漢文者著該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特諭欽此

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詔令

雍正五年丁未奉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來儒所云士人當有禮義廉恥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概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屬於儀文末節之閒也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皆知忠爲子者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

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拾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汚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為人君者憲天出治誠和萬邦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會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會不外禮義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己任其身卽爲臣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止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則細民之行而非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其可不勉自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卽欲面加訓諭因天氣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其可復見也特諭欽此

雍正五年丁未和碩怡親王大學士張廷玉面奉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 詔令

三

上諭朕宵旰勤勞時以教育萬民爲念是以所頒諭旨皆正德厚生之要務實切於民生日用者又恐愚民一時未必卽能醒悟於是諄諄訓誡至再至三總期四海之廣遐陬僻壤之衆家喻戶曉深知朕視民如子之心自然感發天良遵道遵路以成移風易俗之治朕心何等殷切豈各省地方大吏尙不知之乎乃聞向來諭旨頒至各省者不過省會之地一出告示而已而州縣各處並未遍傳至於鄉村莊堡偏僻之區則更無從知之矣朕以愛育黎庶化導人心至誠至切之苦衷屢頒諭旨而地方大吏竟視爲虛文故事怠忽因循若此尙得謂之不負簡任不愧職掌乎又如禁止黃銅器皿者所以杜銷熾制錢之弊使錢文充裕以便民用也禁止賭博者所以戒游惰匪僻之行使保家立品以厚民俗也禁宰耕牛者所以重稼穡之資念農夫力田之助也朕爲百姓籌畫者委曲周詳無微不至而地方官員並不實力奉行聞省會之地黃銅器皿市賣如故郡縣之間種種賭具亦市賣如故有司不行禁約上司置若罔聞是朕爲百姓籌畫之至意百姓并未曉然於心無怪乎習而不改迷而不悟也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凡禁約之事較他省爲難今京城內外市賣銅器及羣聚賭博者俱已禁止豈外省轉不行乎此等事可以一時禁止實有益而無害者而地方大吏不肯禁約他如清查保甲積貯社倉之類行之必以其漸而地方始無紛擾若驟然舉行而迫之以官法奸胥猾吏將借端爲非轉爲小民之

累今觀地方大吏於應當從容辦理之事則急切爲之而於一時可以禁止之事實有益而無害者則悠悠忽忽漫不經心豈非緩急失宜先後不得其序耶且各處情形不同而屬員才力亦不一爲上司者於寬嚴緩急之閒又當詳審酌量而出之不然則寬有寬之弊嚴有嚴之弊是皆不可以不察也至於邪教妖言大有關於人心風俗該地方官一有所聞卽當留心根究庶可以消奸宄而安良善所謂防微杜漸也昨山西李恆榮及近日澤州妖言誘人之案卽是榜樣倘地方有此等之事下司隱匿不報或上司知之又欲化有事爲無事勢必致奸民漏網匪類無所忌憚附和者愈衆則將來株連者愈多是本欲息事而轉致多事故不如懲治之於早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三

也各省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爾等可將朕諭旨錄出寄與知之欽此

雍正五年丁未奉

上諭制錢爲民間日用必須之物向來錢價甚昂民間深爲不便朕爲籌畫宵旰焦勞因思鼓鑄日增而錢文不見其多必有銷燬制錢以爲器皿之事是以令京城與直隸各府及各省督撫駐劄之省城不許鑄造黃銅器皿凡有黃銅器皿者俱著交官照數給與價值無非欲錢文充裕俾小民有資生計之益而無乏用之苦也年來於京城內外屢次擊獲銷燬制錢之奸民而欽差官員於甘肅地方亦見有燬錢爲器者可見銅器若不嚴禁則燬錢之弊必不能除而錢文必不能

裕錢價必不能平此其相因之情勢固有灼然不爽者京城現今奉行惟謹凡黃銅器皿俱已陸續交納給價乃聞各處省城並未設有收買銅器之公所與專司其事之官員則民間雖有銅器何從交納此皆各督撫怠忽因循並不實心奉行之故也用是再頒諭旨著各省督撫設立公所於屬員中揀擇廉謹老成之人專司其事在司庫先撥數千金以爲價值嗣後陸續給發凡有交納銅器者按其筋兩給以頒定價值不得絲毫扣剋亦不得以重秤令其虧折夫制錢爲日用之所不可缺而器皿則不必定用黃銅此理其明此事易曉各省督撫果能將朕便民利用之至意諄切曉諭而又核實給以價值則民間之交納銅器者自必踴躍爭先矣著各督撫將所買銅器筋兩每年歲底奏聞其所發價值報部奏銷倘委辦之員有侵蝕扣剋等弊督撫卽行題參從重治罪直隸各府委官之處亦照此一體遵行特諭欽此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四

雍正五年丁未三月初三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首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處皆有收成其

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覺漸貴閩廣之閒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為養命之寶人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眾尤當隨時樽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人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眾乎養生家以食少為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土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安可舍本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為果木之場廢養殖之恆業以俾闔闔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於生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為妨農之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故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所願而地方官遽然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紛擾惟在良有司勸懲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稼穡為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至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民習於怠惰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而有司之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盈至於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不給而所以如此樽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為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寶重仰冀天心默祐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樂土朕既為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需既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樽節則

天必頻加錫賚長享盈溢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

干

天怒不蒙眷賚而水旱災禱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或爽哉又

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食之與

肉食孰重孰輕孰緩孰急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為豢養物類之用豈不

干

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愴愴訓諭者惟期天下之人專務本

業以杜浮靡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共體朕敬迓

天麻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子孫必永綿其禱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欽此

雍正六年戊申奉

上諭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即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略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衆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處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之見又有傳說者謂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諭令

天

川省之米三錢可買一石肉價則一錢可買七觔此等之言最易動愚賤之聽又有一種包攬稅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每戶得銀包送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中即有業者亦鬻產以圖富足其情弊大抵如此獨不思川省食物平賤之故蓋因地曠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况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貲以供路費中途困厄求救無門不相率為匪勢將溝中之瘠矣此時追悔亦復何及豈非輕舉妄動者自貽之累乎草野識見庸愚必須訓示為地方有司者當撫綏之於平日而勸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恤其

窮困念念如保赤子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

之非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即如廣東高雷廉三府儘有荒地可以耕墾而所以任其廢棄者聞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為爭競也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既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種之壤拋為曠土甚為可惜一則墾田必須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

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為有司者當如何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其籽種以資工作寬其墾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工者矣凡地方荒業田土皆地方官不實心愛養體恤百姓之所致也朕宵旰勤勞無刻不以小民生計為念數年以來所以為閭閻籌畫者盡朕苦心光緒四會縣志編首上諭令

天

茲頒諭旨非禁百姓之謀食於他方也祇以愚民無知圖利心切惑於邪說見異而遷遂輕舍故鄉甘受流離之苦朕心實為不忍不思在彼在此皆吾赤子若本籍果逢歉歲難以資生該地方有司自能仰體朕心即時奏聞朕必沛以恩膏使之得所何必分畝他方以希冀不可必得之利乎著各督撫將此通行曉諭所屬官民等咸使聞知特諭欽此

雍正六年戊申奉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傳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邀譽者是先儒論及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臥冰或致凍死恐民做微不准旌表伏思我

世祖章皇帝

聖祖仁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慎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爲至宏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

聖祖仁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尙以爲憂設有不肖忤

逆之子父母且怒而矜之其純孝之子而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豈有以己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充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母有疾因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劬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需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生殞命於倉卒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爲孝也况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爲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割股以爲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五

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爲善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爲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水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已而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爲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爲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

與割肝封股之恩孝其事相類假若做倣者多則戕生者衆
爲上者之所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
地方有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
孝子節婦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爲正理則倫常
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於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
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樂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
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特諭欽此

雍正六年戊申奉

上諭凡官員有泄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
達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制必
使諸聲會意稠習語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三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
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現登仕籍之人經赴部
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
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
解乎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爲傳達於是添
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
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伊等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
情卽伊等身爲編氓亦必不能明白官府之意是上下之情
捍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但語音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其
徐加訓導庶幾歷久可通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
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爲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

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則伊等將來引見殿陛奏
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達矣特諭欽此

雍正六年戊申

上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共計未完銀四
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
別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
蝕挪移虧空外共實在民欠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
兩朕思今年閩省州縣有數處徵欠雨澤收成量不能十分
豐足若於明年徵收正額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
於輸將茲特大沛恩膏將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
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槩予蠲免其已徵在官
光緒四會縣志 編首上詔令

三

者卽照數留抵雍正己酉年本戶徵賦此朕惠養黎元勤求
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戶曉并嚴飭州縣
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霑實惠倘有不肖州縣陽奉陰
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蝕入己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行蠲
免者私自徵收一經察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
併嚴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皆係邊遠地
方如有歷年民欠錢糧俱著該督撫詳細查明將實數具奏
兩部卽遵諭行欽此

雍正七年己酉奉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之所深惡若好爲賭博之人又不
正於游惰而已荒棄本業廢盡家貲品行日卽於卑污心術